



毓  
老  
师  
说

人  
物  
志

爱新觉罗·毓鋆 / 讲述

陈纲 / 整理



中信出版集团 · CHINA CITIC PRESS



毓  
老  
师  
说

人  
物  
志

爱新觉罗·毓璠 / 讲述

陈纲 / 整理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敏老师说人物志 / 爱新觉罗·毓璠讲述; 陈纲整理.

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6.4

ISBN 978-7-5086-5824-7

I. ①毓… II. ①爱… ②陈… III. ①人才学—中国—  
三国时代 ②《人物志》—研究 IV. ①C96—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6 ) 第 018167 号

敏老师说人物志

讲 述: 爱新觉罗·毓璠

整 理: 陈 纲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 China CITIC Press 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)

( CITIC Publishing Group )

承 印 者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0.5

字 数: 22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5824-7/G·1301

定 价: 49.8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有弗学，学之弗能，弗措也；有弗问，问之弗知，弗措也；有弗思，思之弗得，弗措也；有弗辨，辨之弗明，弗措也；有弗行，行之弗笃，弗措也。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

## 凡 例

一、《人物志》为三国时魏刘劭所著，全书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，共十二篇：卷上《九征第一》《体别第二》《流业第三》《材理第四》；卷中《材能第五》《利害第六》《接识第七》《英雄第八》《八观第九》；卷下《七缪第十》《效难第十一》《释争第十二》。十六国时期西凉刘昺注，附于正文之后。

二、前附《四库全书提要·人物志》、北宋阮逸序、刘劭自序及王三省后序。后附青羊跋、《刘劭传》及《刘昺传》。

三、毓老师于1988至1989年在奉元书院讲述《人物志》全文；2000年针对“序”及《九征第一》再深入阐述。兹将两部分编排整理，作为本书之主要内容。文中有阙漏、讹误者，尚祈方家惠予斧正，并俟来日补苴罅漏。

四、刘劭文以宋三体呈现，文内字词解释以括号小字夹注。刘昺注以楷体小字随刘劭文呈现。毓老师讲述部分以宋一体呈现，

引文出处以括号楷体表示。

五、相关背景、说明部分，以仿宋体呈现。参考资料及相关著作者，略交代出处。如有疏漏之处，尚祈指正。

《人物志》三卷，魏刘劭撰。劭字孔才，邯郸人。黄初（220—226，魏文帝曹丕第一个年号）中官散骑常侍（皇帝侍从，职在规谏皇帝过失）。正始（魏齐王曹芳第一个年号）中赐爵关内侯（秦汉二十等爵位中第十九等。自魏晋以后，渐实行虚封，仅是爵位名称）。事迹具《三国志》本传。别本或作刘劭，或作刘邵。

此书末有宋庠（996—1066）跋（文章或书籍正文后面的短文，说明写作经过、数据源等与成书情形）云：据今官书《魏志》（《三国志·魏志》）作勉劭之劭，从力；他本或从邑者，晋邑之名。按字书，此二训外别无他释，然俱不协孔才之义。《说文》则为邵，音同上，但召旁从耳，训高也。李舟《切韵》训美也。高美又与孔（美，大）才义符。扬子《法言》曰“周公之才之邵”是也。所辨精核，今从之。

其注为刘曷所作。曷字延明，敦煌人。旧本名上结衔（头衔，官阶）题凉儒林祭酒，盖李暠（351—417，十六国西凉建立者）时尝授是

官，然《十六国春秋》（北魏末崔鸿撰《十六国春秋》，一百卷，记载东晋时期北方十六国史书）称沮渠蒙逊（368—433，十六国北凉君主）平酒泉，授曷秘书郎，专管注记。

魏太武（拓跋焘，408—452，北魏第三位皇帝）时，又授乐平（拓跋丕，魏明元帝庶长子，为乐平王）从事中郎。则曷历事三主，惟署凉官者，误矣。

劄书凡十二篇，首尾完具。《晁公武读书志》（南宋晁公武著，中国现存最早、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）作十六篇，疑传写之误。

其书主于论辨人才，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，分别流品，研析疑似，故《隋志》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四卷，唐魏徵等撰）以下皆著录于名家。

然所言究析物情而精核近理，视尹文之说（尹文子，战国齐人，先秦名家）、兼陈黄老（假托黄帝和老子，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，并兼采阴阳、儒、墨等诸家观点而成）申韩（战国时法家申不害、韩非，后世以“申韩”代表法家）、公孙龙（战国赵人，平原君门客，名家）之说，惟析坚白同异者（名家公孙龙“离坚白”和惠施“合同异”之说），迥乎不同。盖其学虽近乎名家（重视“名实关系”，公孙龙、宋钎、尹文、邓析、惠施等），其理则弗乖于儒者也。

曷注不涉训诂（以词义为主，兼及语音），惟疏通大意，而文词简古，犹有魏晋之遗。

刘曷注，并没有对每字作解释，但是他把要义都说出了。

《汉魏丛书》（明程荣编，是一部断代综合性丛书）所载，惟每篇之首存其解题十六字，且以卷首阮逸（北宋音乐家，精通经学，擅长辞赋）之序误题晋人，殊为疏舛。



此本为万历甲申河间刘用霖所刊，盖用隆庆壬申郑旻旧版而修之，犹古本云。

刘劭善运用《论语》，成其《人物志》。《人物志》乃《四书》之精华，是《四书》的提纲，分类聚在一起的，可以说是《四书》的简练本。

但是《人物志》有一半不伦不类，因为刘劭并没有读通《四书》。

《人物志》中，有很多地方近于道家的思想，不尽然是儒家的东西。

## 阮逸序

人性为之原，而情者性之流也。性发于内，情导于外，而形色随之。故邪正态度，变露莫状，溷（混乱）而莫睹其真也。惟至哲为能以材观情索性，寻流照原，而善恶之迹判矣。

圣人没（歿），诸子之言性者各胶（固）一是，以倡惑于后，是俾驰辨斗异者得肆（纵）其说，蔓衍（滋生演变）天下，故学者莫要其归，而天理几乎息矣！

予好阅古书，于史部中得刘劭《人物志》十二篇，极数万言，其述性品之上下、材质之兼偏，研幽（不显）摘微，一贯于道，若度（量）之长短，权（称）之轻重，无铢发（比喻微小之物）蔽也。大抵考诸行事，而约（束）人于中庸之域，诚（真）一家之善志也。

由魏至宋历数百载，其用尚晦（不明）而鲜（少）有知者。吁（叹词），可惜哉！矧（音 shěn，况）虫篆浅技（喻微不足道的技能），无益于教者犹刊镂（刻印）以行于世。是书也，博而畅，辨而不肆，非众说之流也。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（龟可以卜吉凶，镜可以比美丑，

喻借镜)，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桢括（音 qīng kuò，约束矫正），其效（效用）不为小矣，予安得不序而传之？媿（比）夫良金美玉，簠簠（存放珍宝的器具）一启，而观者必知其宝也。

我有许多感触，想讲实用之学。

你们要“养浩然气，读有用书”，不可以有功利境界，才能深入。要读切实际、能用的东西。

智慧无所谓新旧，读书贵乎求智慧。读书不易，讲书更难，辞难达意。

人物，物包含人、事、物。“志者，心之所主也”，《人物志》系记载人心之所主的事，此即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的本钱。人之所以为人，必得心有所主。一个人心能有所主了，则“坚刚不可夺志”，才是一个有成就的人物。

孔子“三十而立”，即立于己之志，乐于己志，而且乐此不疲，心有所乐，日有所进益。志，乃一个人心之所主，所以人心必有所务，即有所事事，不可以每天净是扯闲。孔子一生乐道，学不厌，教不倦，所以“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。

人生最要即“继志述事”。继志，最大的责任在“为往圣继绝学”；述事，使事业更为发展。但可非易事！知识分子的责任，在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（北宋张载语）。

人为万物之灵。如果人非万物之灵，那又如何“智周万物”（《易·系辞上传》“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”）？既是如此，那么智、慧、灵三者有何区别？懂得不同之处，才知道在什么时候用

什么。

《人物志》一书，专评人与事。一个人有修养了，加上德、能，方能成就事功。知人者智，知人为成事之要，使“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；若在位的不是贤者，则不论团体大小，其失败，一也。按《人物志》修养、品评自己，依那个标准改造自己，必先把自己培养足够了，做事才能够知人善任。

曾文正说：“做大事业的以培植接班人为第一要义。”而欲成就事业，贵乎能知人。但是一个人在你面前一过，即能看出其人，那可非易事！有知人的经验，乃是时间的经验，并不是读一本书即可以得到的。

我教书，天天摆弄人，见人之多，虽非属上乘，但看人心里自会明白。识人的功夫很重要，试一试，觉得前人的经验还是很可靠的，百试不爽。

《人物志》是由人的情性，窥其外貌，而验其内藏。如何得书之精义？此必要下“默而识之”的功夫。你们要一边读书，一边去体验，才能够心会神通。如不懂得“默而识之”的境界，那就是读多少书，也不能用上。学任何东西，能有所成就，皆必达到心会神通的境界。口耳的作用不重要，真能用乃是“默”的功夫。自修的功夫比什么都重要。

夫（启语词，没意义）圣贤之所美（称赞），莫美乎聪明；【刘禹注，下略】天以三光著其象，人以聪明昭其度。

圣人，“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”。应死时，不躲避；应活时，必得活。人活着，就是“进退存亡”。进退，含义多；存亡，更不必谈！知何时应死、应活。进退存亡，各有其时。国之存亡为要，不该死也不能死。

圣人，并非最高境界，但是活着时并不糊涂。贤人，“自觉觉人”，见贤思齐，要与他等齐，不让他专美于前。

聪，耳；明，目。耳的最高境，即聪。子张问明，子曰：“浸润（水之浸物）之潜（潜毁），肤受（切身利害）之愆，不行焉，可谓明也已矣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人都有个性，不道人之短，就不犯人的忌讳。

一个人的明，是在明于不听信谗言。一个听是非、不懂是非、

被人利用的人，绝对不能明。

**聪明之所贵**（重要），**莫贵乎知人**。聪于书计者，六艺之一术。聪于人物者，官材之总司。

聪明，耳聪目明。聪，听远，听时将耳达至高境；明，见微，看时将眼达至高境。眼不看正事，专看邪辟事，虽有眼，却是不明。必要善用眼的德与能，方称为目明；耳，亦同。

明君，遇事能看得清楚。老蒋在世，人称“尧舜再世”，而现在？遇事，一笑置之。

骂人绝无好话，听了又何必跳起来？“浸润之谮，肤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谓远也已矣。”遇事，人骂你，不必再听；人赞美你，也不必听，才能撑得住。做事是为求得人的了解？

我每天都得学习，觉得没有真正了解台人（台湾人），因为知人特别难！“惟帝其难之。知人则哲，能官人”（《尚书·皋陶谟》），以尧之智，犹有“四凶”（《尚书·舜典》中记述的四凶是共工、驩兜、鲧、三苗），况常人乎？做事业，头脑必要清楚，知人者智。

曾文正（1811-1872）既用《人物志》，亦善用《冰鉴》（又称《冰鉴七书》），一辈子在知人上很有表现，成就清朝的中兴事业，但操劳过度，六十来岁即故去；其子曾纪泽（1839-1890）在外交上有成就，但亦早逝。“一人丧邦，一人兴邦”，“一言僨事，一人定国”。曾氏父子并非上智，但是都认真，能够严格地训练自己，乱世出英雄，要看《曾文正公家书》。

我应付乱世，绝对有逾于曾。知了，还贵乎能行；不做，一

点用也没。

台湾之小，一件小事，就整个受影响。因为没知识、没水平，所以社会上玩意儿多。

我在屋中坐五十年。好好学，过了这个村，可没这个店。

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是乾、坤两卦最早的衍义。你们好好看“中庸”，最好烂熟在胸，可以用一辈子。

《礼记·礼运》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……是谓大同”，《中庸》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，是谓“元同”。因元同，故曰“性相近也”，以“元”作为标准。

必注意“一点”，其代表自我之永存，“得一”的境界。

问：“天下恶乎定？”曰：“定于一。”问：“孰能一之？”曰：“不嗜杀人者，能一之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此即大一统的境界。一统，不等于统一。“一”的观念很重要。

“得一”的境界：“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。”

《老子·第三十九章》：“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”

以什么证明“大一统”的“一”，即老子所言“得一”？“天下之动，贞夫一者也”（《易·系辞下传》）。

孙女学做家事，自洗碗开始。你们是娶娘，哪是娶太太？娶老婆，就败家。女人多少必得负点“人”的责任，否则家庭不会有幸福。我绝不受“人不人、鬼不鬼”的气！人应自求多福，如活得没有意义，那还不如不活！

印光讲经，剩下二人，就桌子与椅子；此后不为一般人讲经，只讲开示（对初学讲“信愿念佛”，对老修行则讲“老实念佛”）。

印光（1862-1940），俗名赵绍伊，字子任，法号圣量，别号常惭愧僧，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，同时也是净土宗的重要中兴人物，并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做出显著贡献，常被尊称为印光大师。相传他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。

知人诚（真的）智，则众材得其序（位次），而庶绩（政绩）之业兴矣。

智，知日，是体；日知其（己）所无，是用。日，包含月，日月光华，“旦复旦”（《尚书大传·虞夏传》）。何以“旦复旦”？天行健。培智，日知己所无。

用什么方法能达日知己所无？好问、好察迩言、无一不取于人。求知，问自己不懂的，看左右人的反应如何。遏恶扬善，先叩其两端，然后“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”（《中庸》），是对人类的服务。

《易·大有》称：“君子以遏恶扬善，顺天休命。”《论语·子罕》云：“我叩其两端而竭焉。”叩，击也。《礼记·学记》称：“叩之以小者，则小鸣；叩之以大者，则大鸣。”处理事情，先看对象，有步骤，不存主观见解，再研究如何解决。



尽自己的责任，为人类服务，都必得用智，此指性智而言。

人活着都是有责任的，至少要“遏恶扬善”，再低则“执中爱民”。

人都具有性智，但何以大多数人却是光有想法而没有做法？从性智到情智，“率性之谓道”，“可离非道也”（《中庸》），因离了，而成情智。何以离？因为“习相远也”。

性相近，质直，“人之生也直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，要过性智生活。但是习相远，因为习气、风气而成情智。所以，改正习气为第一要义。

《论语·阳货》云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师尊曰：本性相近，性智，性生万法；习性相远，情智，因习性不同，人的样子乃不同。所以要“慎习”。“学而时习之”，学，舍觉、效，即知行合一。学完得演习，学无废学，皆适时之用。“传习”，传了，回去就要演习。

“知人诚智”，知人的才是真智者，知人才能善任。不知人，则常浪费人才。

“众材得其序”，序，乃是伦的初步，有伦有序。人才得其序，即使人才皆能得其所应得之位。使人才得其位了，则所学能有所用，可以发挥其专能，有了专才能成其业。知人之要，在此。

每人都有所长，但是如果放错了地方，那就不得其序了。天下之所以会乱，就是净用关系，而不用人才，以致“外行领导内行”，误事莫此为甚！

但是知人，并非专门要别人如何如何，而自身却失败。要能